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八十回 遠慮深謀雄心掃地 拈花惹草色膽包天

當時媚月閣已知賈少奶所說的朋友，便指三小姐，卻有意拿她開心道：「你休推頭朋友，我曉得你自己打算學了這法兒，去哄什麼人是不是？」賈少奶笑道：「算我自己，卻也未為不可。倘現在有人肯花三副八兩重的金手鐲，我倒很願意裝他一下，弄幾個額外進款，橫豎不傷脾胃，事過之後，少爺未必驗得出呢。」說得媚月閣、三小姐二人，都笑將起來。媚月閣指指她說：「好張老面皮。」賈少奶連稱豈敢。媚月閣一邊笑，一邊裝煙。賈少奶催她快些宣佈，是何秘法？好大家長個見識。媚月閣道：「也不是什麼秘法，不過用麻雀子的血，裝在藥房中置檀香油的樹膠管子內，這樹膠管遇熱便化了，只消如此這般，豈不是可以隨身攜帶。」賈少奶聽了，連連點頭，三小姐卻始終漲紅著臉，坐在旁邊不做聲。賈少奶恐多說了，她要受不住，便另尋話頭，與媚月閣談天。不多時，二姐叫菜回來，媚月閣命她灶上熱一熱拿來，留三小姐等吃了飯，閒談片刻。三小姐原氣未復，久坐乏力。賈少奶不便再留，仍復陪她回去。臨行三小姐對媚月閣說：「隔兩天奉邀晚飯，請你務必到。」媚月閣連連答應。她們走後，媚月閣將賈少奶借給她的一百九十五塊錢，提出若干付房租，又付了幾筆柴米帳，還了底下人墊的零用錢，更將所欠車夫娘煬工資找清之下，所餘不到三十塊洋錢，攤在桌上。媚月閣對著他歎了一口氣，自想錢倒完了，外邊還有許多帳，分文未付，只夠明兒去剪二三兩土回來燒煙，這是天打難饒的，別處只可丟在半邊。但自己現在出的多進的少，靠著姊妹淘中借貨，叨人情面。還是小事，一兩次借過之後，再要開口，就未必有求必應。況近來一班人大都趨炎附勢的居多，盛的時候，非常親切，及至略一落泊，立見冰清冷淡。從前自己初搬到此，姊妹往來，門庭如市，皆因我供給她們鴉片煙吃食東西，甚為周到，所以他們很歡喜到我這裡來坐地談天。現在我人雖窮了，但如果有姊妹們前來，我也未必致於冷待她們，不過她們自己生恐我借錢似的，遠遠避不來，從此可見世道人心，如此如此，想來豈不可怕。因此她越想越覺煩惱，悶沉沉苦怨了一夜，講她自與天敏鬧了一場，分手之後，天敏已絕跡不來，一個人愁腸百結，無人勸慰，舊恨新愁，不免愈浸愈深，心中氣苦，便把鴉片煙殺氣，但多吸煙逾了量，也要醉的，她覺吸醉了，頭腦眩蒙蒙的，便和衣而睡，睡醒再吸，吸醉再睡，這樣的過了兩天，她也沒同底下人講一句話。但二姐跟她多年，已看得出她的心事，趁她吸煙時候，勸她道：「小姐你這幾天吸煙沒了頓頭，豈不把煙癮越放越大了嗎！」

媚月閣不語。二姐又道：「小姐，你從前為人，很是灑落，想得通透，所以外間都贊成你有男子的脾氣，為何現在忽然變了，無故招愁惹氣，豈非自己糟蹋自己身子。講一個人境寬境迫，原沒什麼希奇，你我都是過來人，什麼情形沒閱歷過來。無論到何地步，只消立定腳跟，望前乾去，但願一口氣不斷，決沒辦不到的指望。所差不過日長日短罷了，這是你自己說的話，現今我們境況雖然不佳，但不過少幾個錢罷了，別的並未山窮水窮小姐你是個有作有為的人，應該肚裡放明白些，豈可這樣心灰意懶，將身子如此糟蹋，弄出病來，可就真要有法難使了。」這幾句話，分明教媚月閣趕緊出山，再做生意的意思，媚月閣口中雖未答她話，但心裡卻已直鑽了進去，暗想二姐的說話，果然不錯。常言求人不如求己，我這幾天怎的昏了，只顧抱怨別人瞧我不起，其實都為我自己缺少幾個錢，因此才發生這般現狀，若使我現在更比他們有錢，他們自然都要恭維我了。但照我現今這般模樣，天天睡在家中，吸鴉片煙，莫說洋錢不能插翅飛來，就連家內所有的東西，只恐一樁樁都要化成青煙，飛內進這小門門中去了。幸虧她提醒我，況我今年已三十掛零，再不拿定主意，積幾個錢起來靠老，更待何時。

列位，現在媚月閣的頭腦，固然是十分清爽的了，惜乎已遲一步。時下一班放蕩不羈的婦女，在她們年輕鼎盛時代，信手揮霍，隨心所欲，哪一個曾顧著後來靠老，及至年紀到了三十四十之間，有幾個一帆風順的，還仍扯足了篷，望前直闖，罰咒也不肯返顧。惟有一班半途上，忽遭當頭逆浪的，猛從退步著想，意欲馬上收心改過，可惜已應了船到江心補漏遲這句古話，再想恢復從前的適意日子，管教萬萬不能。並非作者言之過甚，諸君老於上海，諒都心內明白。而且這班人，在洋場十里間，比比皆是，也不止媚月閣一個人。只恨做書的沒許多閒筆，寫他們罷了。所以現在媚月閣心地雖已明亮，後來的結局，仍十分困苦顛連，就為這個緣故。此是後話，我且慢提。再說當時媚月閣被二姐三言兩語，說動了心，這夜覺頭髮連日未通，發根作癢，便命二姐拿梳頭■伙過來，替她通一通頭，打條辮子。二姐打辮子的時候，又告訴她說：「某家的姨太太去年出來，今年在某處做生意，第一期帳，就做了二三百個花頭。我有一個姊妹，也在她生意上幫忙，只拆一份下腳，洋錢有到一百多塊呢。」

媚月閣曉得二姐這些話，是故意講給她聽的，不覺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阿二，你有所不知，這幾年你跟著我，眼看我一步步低將下去，連累你也陪著我受苦，額外好處，一點兒沒有。若換別個人，早丟開我另尋主子去了。惟有你還肯廝守著我，這是你莫大的一片情義。我二小姐心中很明白很感激你，交朋友交一個義氣，男女並無分別。適才你一片話著實點醒我不少，講我自從趙老爺那裡出來之後，名氣原不十分好聽，現在掛出牌子做生意，有所主薑席上滾到地上，也沒什場台之處。一則可以寬裕了我自己，二則也好照應你們賺幾個下腳，這固然是很好的了，但做生意也有做生意的難處，譬如開一店，第一要資本充足，第二要主顧眾多。那才立得住腳，不是一句話所能辦得到的。我現在兩手空空，還可以教做手們多搵些帶擋，拿他做開場的本錢，無如我跳出這條門檻，已二三年了，從前那班熟客，大都散處四方，就有幾個在上海的，也想必另攀了相好，未必再肯似先前般鞠躬盡瘁，應酬我一個人。而且他們的住處，不知搬了沒有，我素不經心，也沒教人打聽，現在兩眼漆黑，倘然搭起場子，沒人前來照顧，光蝕本還是小事，給人說一句，媚老二也算老排頭先生了，現在重複出馬，連花頭都沒有，這個台可坍得大了。所以我也曾轉過這個念頭，左右打不定主意，就為此故。你可有什麼計較，替我想一個麼？」

二姐聽了，也曉得這是實在情形，非關過慮，究竟她主子資格老練，不肯輕舉妄動，心中暗暗佩服。聽到教她出主意，笑道：「小姐，你別給我難題目做了，我這幾年，一向跟著小姐，只有聽小姐使喚，哪能出什麼計較。我今天想的主意，小姐早在幾天頭裡想出來了，做底下人的哪有上頭人的才情，請小姐不必難我。」媚月閣道：「你休對我客氣，我實在沒主意，因此才叫你幫我設法。常言三個臭皮匠，合成一個諸葛亮。兩個人的念頭，終比一個人好些。況我這幾天昏頭搭腦，念頭一點兒轉不出，你休再說上頭人底下人了，患難之中，還分得什麼上下，你盡顧替我想想法兒，或者外邊去打聽打聽，倘有什麼路道，我做小姐的，情願跟著你跑便了。」

二姐聽她話很有誠意，不像鈍她。第二天果真出去找尋幾個在生意上的同輩，探聽市面，因她被媚月閣天天在家，俾晝作夜，晨昏顛倒，自己服侍著她，也只得白天睡覺，夜晚起身，久不與聞外事，所以生意上情形，不免隔膜。此時奉著主命，出去打聽，她這班同道，都曉得媚月閣是前輩有名人物，手頭鬆闊，賺她的錢容易，聽二姐說她預備出山，肯替她搵洋錢的亦頗不少。二姐回來告訴媚月閣說：「作事惟有開頭最難，現在小姐面上，雖沒客人，但這班做手，他們一向在生意上，想必也有幾班客人的，做客人全靠化得開，只消擺場考究，應酬道地，生意無有做不開之理。況有你的老牌子在內，更容易號召嫖客，你此時休得膽小，試想這班搵洋錢的做手，眼光何等利害，他們聽說是你，個個都願意放洋錢出來，要多少是多少，隨你開口。就這上頭已看得出大勢無疑，都是你自己多愁罷咧。」

媚月閣聽了，還決不定主意，與二姐磨研了一夜，照二姐的意思，要教媚月閣自己上場，媚月閣卻想包一個小先生，自己主理內政。議到後來仍從媚月閣的主見，令二姐出去打聽，外間可有齊整些的小先生出包，和合宜的房屋，先行接洽停當，以便下節正式上常二姐跑了幾天，打聽得某處有個先生，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，人材還充得過去，乃是林紅珏的討人。這林紅珏已嫁人多年，還有些本錢，放在生意上。近來因她一個心腹做手嫁了人，自己無暇兼顧，故欲收卻這所場子，那討人包也可以，賣也可以，媚月閣得知此事，便欲親去看看這先生的相貌。那天叫二姐陪她同去。可巧紅珏也在生意上，彼此都是前輩人物，雖沒開過口，卻素來有些面善。媚月閣對於那先生，雖未合意，卻與紅珏一見如故，談得頗為投契，而且這林紅珏，便是前書云娘織娘的朋友袁家奶

奶，她常聽得王漫遊等談論媚月閣的歷史，聞名已久，此時相見，格外親熱，欲邀媚月閣到她家中坐坐。媚月閣因自己與二姐都出來了，家內無人，固辭不去，卻把自己的住址，告訴紅珏，請她明夜沒事，過來玩玩。紅珏一口答應，次日果然親自尋到卡德路媚月閣家中，講媚月閣正因沒人上門，心中煩惱，得紅珏前來猶如空谷足音，非常歡迎，留她吸鴉片煙。紅珏說：「我已戒煙多年了。」

媚月閣道：「難得吸一筒不妨事的。」紅珏雖已戒煙，但有時候看人吸煙口饞，也要抽一兩筒的。此時被媚月閣一勸，不覺喉際作癢，因即領她的情，抽了一筒，媚月閣再勸，紅珏又連一筒，兩個人橫在煙榻上，說說談談，漸講到過去的事跡。媚月閣還不知紅珏於她同天敏這段事，如觀火，有心牢守秘密，自言因老爺有了外遇，所以不願跟他，出來至今已二年了。紅珏卻頗心直口快，告訴媚月閣自己嫁姓袁的以前，還跟過一個姓楊的福建人，乃是有名敗子，自己跟了他，並未過一天適意日子，看著他關行倒店吃官司上公堂，自己替他了清錢債，不但半生積蓄蕩盡，還擔負下七千餘金虧空。這還罷了，最難堪的是，那姓楊的母親，得知兒子在上海如此浪蕩，逼他回轉福建。那時剛值自己身懷六甲，生下一個女兒，正三朝頭上，就夫妻生生折散。一去之後，信息不通，存亡未卜。自己撫養女兒，守他二年之久吃盡當光，苦不勝言，經小姊妹們竭力相勸，始出來做生意。一連五年，沒肯嫁人，仍時時探聽姓楊的消息，求神問卜，音響毫無。本來這姓袁的，我也不肯嫁。為因申明在前，約法三章，倘姓楊的日後出來了，仍須棄此就彼，各無異言，故才將就來續。轉眼至今，已有五年光景，生意上留這一所場子，就為打聽楊某人消息之故。現在十餘年音信不通，只恐其人已不在世，所以我也要將這場子收卻了。」

媚月閣聽了，不覺肅然起敬，暗說紅珏好有情義，當初既未得姓楊的好處，居然肯牢守著一條心，十餘年不變，真是難得。這種人同她軋了姊妹，一定和那班有事有人、無事無人的姊妹們不同。其實紅珏逢人便告訴她與楊某人一段事跡，所以認得她的人，沒一個不曉得她有義氣的。究竟是真是假，都在紅珏肚內，別人不得而知。當時紅珏講完了自身，又問媚月閣此番預備出馬，究竟有無把握？媚月閣笑道：「我也是旁人勸我上場的。本來我不彈此調已久，就連外間生意上的情形，也大為隔膜。講到把握兩字，連我自己也難回答，只可做到那裡是那裡咧。」

紅珏連連搖頭道：「這個萬萬不可。你還不知道近來生意上的局面，已和你我當年在在外間的時候，大不相同了。你雖久未過問，我卻牽著這個場子，常在生意上往來，頗知其細。當初做堂子生意，名為賣淫，其實重卻在應酬一道。嫖客來了，務使他們流連忘返，樂不思蜀，做花頭不用要求，須教他們自覺過意不去，反湊上來，那才是持久之道。至於留客人住夜，每月中難得一二次。不比近來一班信人，專靠皮肉吃飯。客人叫了幾個局，就肯跟出去開棧房，然後再做花頭，名為先吃後匯鈔，否則客人也不肯來替你報效。這都是堂子中自己遷就壞的，以致被人看得半文不值。試想這種生意，教你我再出去怎做得來。所以我勸你不可倉卒從事，必須預先安排停當，有幾條靠得住的腳路，大勢若有一大半開銷，可以抵椿得去，然後方可冒一下子險去做。皆因近人口不應心，有了一大半，也只能作他一小半數罷了。這樣仔細，不湊巧還要蝕本，倘若冒冒失失的幹事，無有不敗塗地的。媚月閣被她幾句話一說，又不免回頭膽寒起來，說：「姊姊你替我想，怎麼辦呢？」

紅珏道：「幸虧日子還遠，調頭終須節邊，到那時不愁沒法子想的，我們慢慢商議便了。」媚月閣點頭稱是。紅珏又坐片刻，方告辭回家。臨走，媚月閣問她幾時再來？紅珏說：「我認得了這裡，說不定時常要來的，明兒也許來擾你的晚飯呢。」媚月閣信以為真，次日特地叫二姐多燒了幾樣菜，預備紅珏來吃晚飯，不意黃昏時分，賈公館打發阿寶來請媚月閣，說三小姐明天中車要回蘇州去了，今夜請她去吃夜飯。媚月閣一想，紅珏說過要來，我怎好走開了冷淡她。但三小姐日前曾親口邀我，我也答應她一定去的，人家特備了小菜請我，我不去豈不惹她生氣。不過想想結交姊妹，原沒什麼意思。紅珏一方面，我因生意上交接，不能不叨教叨教她，其餘一班應酬場中的姊妹，我本打算同她們謝絕了，何況三小姐遠在蘇州，這種無益的敷衍，太屬多事，不如辭卻她，專誠等候紅珏前來便了。定了主意，對阿寶說：「請你回去上復三小姐，說我身子有些不爽，不能吃油膩東西，今兒只可謝謝她，等她下趟蘇州上來時，再大家敘敘便了。」

阿寶既去，媚月閣左等紅珏不到，右等紅珏不到，等到半夜三點多鐘，還不見來，方知她當真失了約，倒反傷了三小姐方面的情，心中不勝後悔。但紅珏卻也不是誠心失了媚月閣的約，因她昨夜在媚月閣家中，見她一張三頁頭玻璃的梳妝台，製作得頗為靈巧，心中也想定一張用用，今天出來，先往一片相熟的木器店中講價，不意熟皂隸打得重板子，討價非常昂貴，紅珏小的上頭頗為精刮，嫌價錢太大，再跑了一處木器店。這一家雖與她不熟識，然而店中的帳房先生，卻認得紅珏，因紅珏沒事常在戲館遊戲場中消遣。這帳房年紀尚輕，性好玩耍，收了市到處亂走，外間不時同紅珏相遇，講紅珏姿首雖然平庸，風頭卻還十足，欲語叫做臭肉引蒼蠅，那帳房便是蒼蠅中的一分子，見了她就跟著她腳根兒轉。紅珏因看她的人多，一向不以為意，不過見慣了，終有幾分面善，此刻不料剛投到他這片店中去買東西，所以紅珏見了他，頓覺呆了一呆。那帳房卻喜出望外，慌忙搶出一眾伙計之前招呼，問她要買什麼東西？紅珏好不難為情，粉臉漲得緋紅，將所要梳妝台的式樣，告訴他聽了。帳房不住點頭稱好，說這是考究朋友用的，我這裡有樣本，棧房中有幾張白胚，剛剛做好，還沒上漆，現成的卻還沒有，不過遲寸都是很大的，不知奶奶用在大公館內，還是哼哼哼哼。底下幾個字，沒說清楚，然而紅珏已聽得出此人開她的心，話中帶著小房子之意，不由看了他一眼，想罵他一句，豈知這一眼不看猶可，一看之後，倒反不好意思罵了，原來那帳房雖然是個生意人，卻還生得乾淨，衣裳亦甚漂亮，皆因近來生意場中規矩，大凡貪戀幾個女主顧們歡迎，必須僱幾個少年漂亮伙計，遇有坐汽車馬車的女客人前來，推他們出去招待，於是乎自能賓主盡歡，一次交易做成之後，第二次第三次，不須用跑街先生兜覽，主顧們自然想到上他那裡來了。這也是時下做生意的秘訣，猶之從前有人想開茶館，僱用女堂倌一般作用。其中最著名的，如某某綢緞店的小宋，某洋貨店的小陳，確有生意跟著他腳跟往來的勢力，然而木器生意，與綢緞洋貨情形不同，那帳房也不是店東特用著招練女主顧的，不過此人常在外間跑跑，喜歡修飾慣了，故而平時的打扮，亦頗考究。紅珏雖已遇他數次，卻沒仔細賞鑒，此時眼光接近，覺這種人如何罵得，因此反怒為笑，說：「你不三不四講些什麼？」

那人見紅珏並不動怒，更加得意的道：「沒講什麼，我問問奶奶這張梳妝台，要做大的或是小的，配什麼房間應用？」紅珏道：「你照常梳妝台的尺寸做就是，何必管我什麼房間用。」那人道：「遵命，不過做錯了，奶奶可不能退，最好你帶我到府上量一量尺寸，那就萬無一失了。」紅珏聽他說話輕薄，暗罵小鬼該死，看看他的面上，很有些形容不出，心想此人大約有幾分花癡，適才跑垢那一家木器店，講價的是一個老頭子，所以毫釐無讓，現在遇著這色鬼，很可塌他一個便宜。因道：「且休多說，我問你這張梳妝台，要多少價錢？」那人道：「奶奶要的東西，不能算數，做好了隨意開銷就是。不過最好容我到府上量一量尺寸，不然只恐做得不合奶奶之意，豈非勞而無功麼？」

紅珏笑道：「又不是定做全房木器，統共不過一張梳妝台，何用鄭重其事，量什麼尺寸，你只照我的式樣做成了，我一定合意的。到底該多少價錢，必須預先說明，免得日後多話。」那人低聲道：「若能合奶奶之意我就奉送也可以的。」紅珏一聽，暗說該死，他還討我的便宜。前書交待紅珏小頭上十分精刮，心想此人色迷迷的，也許肯送一張梳妝台給我，我何不索興尋尋他的開心，便宜幾十塊錢，也是好的，因笑對他說：「你真肯送給我麼？這樣我倒謝謝你了。你大約是這裡的老闆罷？」

那人原本是店中一個學生，因作事能幹，店東拔升他為帳房之職，還沒半載工夫。聽紅珏尊他為老闆，不由心中得意非凡，連話也說不出了，只顧發笑。紅珏又氣又好笑，問他姓什麼？那人回言姓吳，名叫筱山。紅珏改口稱他吳先生，筱山更樂，問紅珏尊姓？紅珏實告姓袁。筱山又問公館何處？紅珏也從實說了。筱山道：「奶奶要做梳妝台，我們還有一本最新式的樣本，現被主顧借出去了，少停送到府上，請奶奶揀選好不好？」紅珏一想，他打算踏進我家門口，照平常買東西看樣，原不妨礙，不過他胸中不懷好意，恐有什麼舉動，被丈夫見了，有關大局。因道：「看樣亦可，不過送到我家，恐有不便。」筱山道：「這樣我今夜請袁奶奶吃大菜，不知可肯賞光？」紅珏聽他一步步侵犯進來，本想拒絕的，因她貪送一張梳妝台，不便推卻，笑問道：「你打算請我哪裡

吃大菜呢？」筱山回頭見沒人竊聽，低聲說：「一品香好不好？」紅珏搖頭道：「那邊熟人太多，我不能去。」筱山道：「如此請奶奶吩咐哪一家，我就到哪一家去便了。」

紅珏想想，鬧鬧上幾家菜館，西崽都與自己相熟，惟有虹口的海上春番菜館，是個極小的小局面，永遠沒闊人插足，而且侍者盡是廣東人，辨不出上海的張三李四，自己曾與人吃過幾次，雖然地方齷齪，卻頗幽靜秘密，極容易避過有關係人的耳目，因對筱山說知。筱山此時，聽紅珏居然肯答應他吃大菜了，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喜歡，莫說虹口，就是外國，他也願去。當時約定鐘點，紅珏離了木器店，又往別處買幾樣零星物件，帶回家中，叮囑娘姨，今夜我有小姊妹請吃晚飯，回來遲早不定。倘若少爺他早回來問你，你可對他這般講，若不問你，你也休得多言。娘姨諾諾連聲。紅珏免不得更換了一套衣服耽擱下來，天也晚了，紅珏今兒對於這吳筱山，雖存著一半戲弄之意，還有一半，她沒說穿，作者也未能知道。不過當時她的心，卻也未嘗不熱，急匆匆打扮定當，坐黃包車趕到虹口，早見筱山在那海上春殘欄敗棹的洋台上，張大著眼睛觀望。遙見紅珏來了，看他雙手亂招，差不多有跳下樓來光景。紅珏付了車錢，也性急慌忙上樓，筱山已在扶梯口恭候，雙雙同進房間。紅珏看筱山身上，也換了全新行頭，襯著海上其特別改良的器具，沙法上白洋布凳套，渲染幾搭烏雲斑駁，大約令坐的人恍如騰雲駕霧一般。白洋布台毯也純用醬油染出許多梅蘭竹菊，相形之下，可謂異樣風光。紅珏笑問筱山：「你可嫌這裡地方骯髒？」

筱山連稱無妨。坐定之後，紅珏問筱山樣本可曾帶到？筱山哪有什麼樣本，適才原不過一句講話的由頭，此時只可笑了一笑，說：「那主顧並未找到，所以我也沒有將樣本帶來。」紅珏也微微一笑道：「我曉得你是槍花，有一回你在雲外天書場上，兩眼只顧看我，後來我站起來到商場上買東西，你也跟著我到東到西，直至我出門口，你還送我到大門外面，看我叫黃包車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筱山雖然是個男子，卻沒紅珏般老口，聽她一連串的動問，倒反不好意思回答起來，只是嘻嘻對著紅珏發笑。紅珏一看，就知他是個嫩角，有意迷他一迷道：「大約這時候，你就有了心咧。」筱山聽說，不覺大點其頭道：「是啊是啊，但不知道奶心中怎樣呢？」紅珏掩著口一笑道：「我可不曉得你是什麼人？上海折白黨滑頭甚多，誰能夠看到別人肚內。今天我到你們店中買東西，才知你是個規規矩矩的生意人呢。」筱山聽了，不由面上一紅。忽見菜館中的侍者，手拿著一張紙，在房門口探頭探腦。筱山想起自己還未點菜，慌忙喚他進來，問他你們這裡可有公司大菜？侍者回道：「有有，我們有五角大菜和七角大菜兩種。」

筱山一想，這五角七角的菜，怎能敬客，因命他取過筆硯，端整點菜，問紅珏愛吃什麼？紅珏道：「隨你的意點了，我們吃一式的菜就是。」筱山聽紅珏要同他吃一式菜，不敢再點從前吃慣的豬排牛排火腿蛋等粗小菜了，免不得搜索枯腸，想出幾種精細菜名。豈知這海上春番菜館，最受主顧們歡迎的，便是那五角大菜，七角的已屬難得，所以廚房中獨多是牛羊豬肉。筱山報的幾樣菜，大概不備居多，好容易湊足五道。紅珏連說夠了，再多吃不下，也是糟蹋的。筱山放下筆，侍者又問可要用酒？筱山命他倒兩杯白蘭地來。侍者回言白蘭地零賣沒有，只有原瓶。筱山聽了，對紅珏道：「這也奇怪，看不出他們店雖小，吃酒的都是大量。」紅珏笑道：「你想這種菜館，哪有吃白蘭地的主顧。他若為我們兩杯開了一瓶白蘭地，餘剩的不知要賣到幾時才得賣完，因此不肯零賣了，你還當他們一瓶起碼麼，叫他倒兩杯白玫瑰來就是。」侍者答應下去，筱山忍不住好笑說：「這也算番菜館，卻原來專賣中國酒的。」

紅珏正色道：「你莫小覷中國酒，拿外國酒兩相比較起來，還是中國酒味醇有力。外國酒不過吃個名目。便是白蘭地，也怎及真牛莊高粱殺癩爽快。其餘葡萄酒扣力沙，只可當他糖湯喝喝罷了。」筱山聽到這句話，已知紅珏是個能吃的內家。本來筱山亦甚貪杯，兩個人開懷暢飲，一邊喝酒，一邊吃菜，一邊講話，不知不覺，二人各乾了三四高腳玻璃杯。紅珏有了酒意，閒話更多，又將自己同姓楊的一段歷史告訴筱山知道，筱山聽了，不勝欽敬，暗想自己不過一個木器店的伙計，她已兩經滄海，講資格我那裡配她得上，現在承她瞧得起我，約我到此吃大菜，我不可自露本相，倒反惹她看輕，因此格外持重，連笑話也不敢多說。吃罷大菜，仍坐著閒談。到十二點鐘將近，大菜館吃客跑光，預備要打烊了，他們方訂了後期，各散回家。

紅珏本打算再去踐媚月閣的約，自覺適才喝酒太多，頭腦微眩，想媚月閣還是初交，深恐酒後失言，被她恥笑。幸虧昨兒約的，本係一句浮言，並未講定前往，不如索興放他一個生，早些回去睡罷。她這樣向家內一鑽，卻害媚月閣盼望了一天一夜，還糟蹋好些小菜。次日紅珏有了別事，媚月閣又空守一天，心想外間這種點頭成交的相識，原不能當朋友用，況我未曾看中意她的討人，交情更是虛浮，我不可再上她的當，耽誤自己大事。因此第三天，她也不肯再在家恭候紅珏，出去找賈少奶，商量自己預備出山的方法。可巧紅珏就在這一天前去找她，兩下未能相晤。但紅珏與筱山約的，也是這一夜，所以找不著媚月閣，便先到海上春等候筱山。兩人相見，仍不免點菜喝酒，信口講講閒話，與前番大同小異，我也不用絮絮。自此他二人兩天一度相會，也不換地點，認定這海上春番菜館，每次酒菜小賬約需要元有零，不消說得，自然是筱山匯鈔。這一次交易，他可接得大蝕其本。紅珏所定那張梳妝台，固然她沒花錢，但筱山卻不能不掛在自己賬上，定貨交清之後，他二人正式的交涉，本已了結，但那非正的約會，卻還方興未艾。到後來兩下都心熱似火，筱山卻以為紅珏多年老口，方寸間埋伏重重，心內雖躍躍欲試，終不敢越雷池一步，連言語中也不敢露一點輕薄之意。

紅珏也參得透他的心事，明知筱山並非無意，實為面嫩膽小的緣故，但自己究係一個女子，決無倒轉遷就上去，要求男人什麼什麼的道理，故而兩方面都同行船擱了淺一般，難以前進。究竟紅珏堂子出身，有些主意，她想現在既已擱淺，必須弄個人助挽一臂方好，此人便是她一個要好姊妹，姓王名喚老二，家住虹口，當初也曾在生意上跟局，後來嫁過人，為因夫婦不睦，新近又拆散了。紅珏找著她，將自己經過的情形，同她細講一遍。王老二本是愛和調的，聽了沒口贊成，幫著紅珏，想出一個計較。那一夜又逢約會之期，紅珏便招呼王老二同去，筱山見她帶著個面生婦女回來，心中不免奇怪。紅珏告訴他：「這是我的要好姊妹，王家姐姐，陪來同你見見的。」

筱山順她口氣叫了聲王家姐姐，老二卻一開口便叫筱山妹夫，樂得筱山幾乎骨軟筋酥，全身溶化，大張著口，沒話對答。侍者端上筆硯，紅珏命筱山只準點三道菜，多吃了肚膨氣漲，很為難熬。筱山笑道：「現有王家姐姐，客人在此，豈可不請她吃飽。」老二接口道：「我吃量也是很薄弱的，三道菜足夠有餘了。」筱山依言，開了三個名目，命侍者仍拿白玫瑰酒。這夜有王老二在旁相勸，他二人都有八分酒意。吃罷大菜，老二說：「坐在這裡很乏味，我家近在此間，何不到我那裡去坐坐。」紅珏問筱山可願去？筱山道：「你去自然我也去了。」當下三人由番菜館出來，紅珏、老二兩人，合坐一部黃包車，筱山獨坐一車，同到王老二家，乃是一開間的石庫門，起座中佈置亦頗整潔，所惜旁邊放著小孩子的搖床，看上去似乎未能井井有條。紅珏一到裡面，先看搖床，見是空的，說：「你家小姐睡了麼？」老二道：「大約在娘姨床上。」紅珏說：「你仍舊不用奶娘，喂她牛奶麼？」老二點點頭。紅珏道：「你也忒煞忙了，自己不養，還帶一個回來討累，叫我罰咒不肯。」

老二笑了一笑，一面請筱山坐下，喚娘姨看看風爐上水可曾滾，快衝兩碗茶來。娘姨裡面泡茶，紅珏問老二：「你們這裡，門口可還有叫賣魚生粥的？我一到這裡，就想著吃這個了。」老二說：「有的，大約馬上就好來咧。」紅珏笑向筱山道：「你愛吃不愛吃，光景適才三道菜，你還沒吃飽罷！」筱山果然不曾吃飽，聽她這般說，便帶笑點點頭。紅珏又道：「這裡王家姐姐，還藏著很好的玫瑰花浸酒，我們既然到此，應得擾她幾杯，不可錯過。」老二從旁笑道：「你不怕喝醉麼？」紅珏道：「我是不怕醉的，只愁你小器罷了。」